

目 录

一	苏拉的慨举·····	1
二	角斗场上的斯巴达克斯·····	11
三	维纳斯酒店·····	24
四	自由的斯巴达克斯·····	36
五	范莱丽雅的密室·····	46
六	阴谋和危险·····	61
七	死神抢先了一步·····	72
八	一个醉汉的想象·····	94
九	起义·····	112
十	维苏威火山·····	136
十一	绝处逢生·····	148
十二	卡齐陵之战·····	161
十三	使命与爱情·····	172
十四	芬提之战·····	177
十五	姑娘脚下的雄狮·····	192
十六	埃诺玛依之死·····	205
十七	火葬克利克萨斯·····	216
十八	自投罗网的捕鸟人·····	228
十九	斯巴达克斯之死·····	235

一 苏拉的慨举

罗马纪元 675 年 11 月 10 日的早晨，罗马城里各个区域的老百姓不等天亮就在街道上聚集起来了。所有的人都向大斗技场涌去。

工匠，贫民，释放奴隶，浑身都是创痕的老年角斗士，乞丐，骄傲的罗马军团中的残废老兵——亚细亚、阿非利加和森布里人的征服者，普通的女人，小丑，戏子，舞女和三五成群的灵活的孩子，一批又一批川流不息地向前涌去。他们生气勃勃的快活脸庞，无忧无虑的闲谈以及种种讽刺和笑谑，都说明了他们正在匆匆地赶去欣赏那万人喜爱的表演。

大斗技场矗立在帕拉丁山和阿文丁山之间的莫尔西亚山谷中，它有 2180 罗马尺长，998 罗马尺宽，场内可以容纳 12 万以上的观众。

这一斗技场的形状几乎是椭圆形的。它的东端是半圆形的，西端却是一直线切下，横着一道连拱。那是一座拥有 13 道拱门的高大建筑物。看台顶上是圆柱拱廊，那是规定给妇女们享用，让她们观看表演的。正门的对面建造了一道凯旋门，那是凯旋者进场的地方，但是在那座连拱的右面还有一道门，叫做死门，斗技场里的工役们，用长长的挠钩扎住那些已经打死或者快要死去的角斗士的鲜血淋漓的残缺肢体，通过那道阴惨惨的门，把他们从角斗场上拖到场外去。

在斗技场里面，四周围着一道 18 尺高的墙，那道墙叫做“护墙”。沿墙掘着一道深沟，沟里灌满了水，沟的外面还有一道铁栏杆。这一切都是为了保护观众，以免他们万一受到那些在斗技场里张牙舞爪、咆哮逞凶的猛兽袭击。

“幸福的人”卢齐乌斯·考尔涅里乌斯·苏拉，这一意大利的统治者，使整个罗马发抖的人，由于想使自己在欢乐中忘却那已经折磨了他两年多的不治的皮肤病，曾经在几星期之前叫人当众宣布，他将出钱使罗马市民接连狂宴三天，并享受种种娱乐。

“幸福的人”苏拉的慨举是空前的：筵宴和表演，一共耗费了他十分之一的财产。他所准备的食物是那样的丰富，因此每天都有大量的剩余食物扔到河里去；他用来款待人们的葡萄酒，也都是四十年或者更久的陈酒。

苏拉就这样用左手把右手抢来的财产的一部分拿出来款待了罗马人。虽然奎利特人心里恨透了苏拉，但他们表面上还是毫不惶恐地接受了这个为全罗马人民切齿痛恨的人为他们安排的宴会和娱乐。

一天最好的时间开始了。生气勃勃的太阳光，从乌云中间一会儿这边一会儿那边地透出来，把山丘顶部和几十座神庙、贸易堂以及围着白大理石墙的贵族邸宅的屋顶照得金碧辉煌。灿烂的阳光也照暖了坐在大斗技场看台石阶上的罗马公民。

斗技场里已经满满地坐着十万以上的罗马公民，等待欣赏他们最心爱的表演：角斗士和角斗士的流血角斗，角斗士和猛兽的搏斗。

在看台的第三排石阶上，差不多靠近凯旋门的地方，在两

个贵族中间，坐着一位极其美貌的贵妇人。她那婀娜的姿态、丰满的肉体和美妙的肩膀，表明她是真正的罗马美女。

她有轮廓端正的脸庞，宽广的前额，纤巧而又美丽的鼻子，娇小的嘴，一对黑艳艳的灵活的大眼睛，以及两片燃烧着要求热吻的强烈欲望的红唇。总而言之，在这位贵妇人的身上，几乎没有一处不显露着那不可思议的迷人力量。好象乌鸦翅膀那么黑油油的、浓密而又柔软的鬃发，直垂到她的肩上。但在靠近前额的地方却被一顶满嵌宝石的金冕紧紧地束住。一件用极薄的白色毛织品制的、下端绣上金缘的无袖长袍，显出了她那令人销魂的曲线。但在那件美丽的、褶襞向下飘动的无袖长袍外面，又罩上了一件雪白的垂着紫色流苏的坎肩。

这位服饰华丽的美人大概还不到三十岁；她就是范莱丽雅。几个月前，范莱丽雅的丈夫用一种外人看来似乎是真实的借口，说范莱丽雅不会生儿子，跟她离了婚；但事实上，离婚的原因，却是在罗马闹得满城风雨有关她的品行的流言。那些流言认为范莱丽雅是一个水性扬花的女人，说她跟许多追求她的人发生过不贞的关系。但无论如何，这一次离婚双方都保全了体面，因此范莱丽雅的名誉并没有受到损害。

这时所有的人都等待着两位执政官发出开始角斗的信号。但是两位执政官的眼光却在斗技场一排排的座位上扫来扫去，仿佛在搜寻某一个人，请求他允准似的。事实上，他们也就是在等待卢齐乌斯·考尔涅里乌斯·苏拉，等待着这位已经自动放弃了独裁者的职位，但事实上仍旧是罗马统治者的人。

终于，斗技场响起了一片鼓掌声——起先是微弱的、稀稀落落的，接着就愈来愈响亮、愈来愈整齐，在斗技场上引起了

回响。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到凯旋门那里去了。就在这时候，卢齐乌斯·考尔涅里乌斯·苏拉由他的友人、徒党和元老们簇拥着，通过凯旋门进入了斗技场。

这位奇特的人物那时候已经有五十九岁。他的身材相当高大，体格也很魁梧结实，他慢吞吞地没精打采地往前走，好象一个精疲力竭的人——这是放荡的宴饮的结果，因为他的一生完全沉溺在酒色之中，尤其是最近几年内要比以前任何一个时期更厉害。但是，使他衰老的主要原因，还是他那耗人精力的不治之症，它在他的脸上、也在他的全部外表上留下了悲惨的未老先衰的烙印。

苏拉显出一副厌世者的神态，慢慢地一步一步地走进了斗技场。他并没有穿拉丁民族的外套或是世代相传的宽袍，在他那件用雪白的羊毛织成而且绣着金花和阿拉伯式花纹的长袍上面，还披着一袭华丽的、镶着金色花边的、火红色的希腊式外套；一个金扣子在右肩那儿系住了外套，扣子上的宝石迎着太阳发出忽隐忽现的炫目的光芒。苏拉蔑视整个人类，尤其蔑视他本国的同胞，他是第一批穿希腊式外套的少数罗马人中间的一个。他拿着一根金头手杖，雕刻家在杖头上用极精巧的技艺雕刻着奥尔霍明一战中的插曲。奥尔霍明是倍奥季亚的一个城市，苏拉曾在该城附近打垮了米特里达梯斯王的总督阿盖拉乌斯。雕刻家在杖头上雕出了阿盖拉乌斯向苏拉屈膝投降的情景。在独裁者右手的无名指上戴着一个金指环，指环上面镶着一颗巨大的、鲜血也似的红宝石，上面雕着波克斯把朱古达王献出来的情景。

苏拉一听到雷鸣般的掌声，嘴唇上就浮起了一丝冷笑，低声说：

“拍吧，拍吧，你们这群蠢笨的山羊！”

那时候两位执政官发出了表演开始的信号，一百个角斗士就出了拱房，列成纵队沿着斗技场行进。

走在最前面的第一对角斗士，是鱼网角斗士和鱼盔角斗士，角斗表演必须由他们开始。虽然他们两人中间的一个不久就要送命，但他们还是一面走一面安静地交谈着。在他们的后面是九个绳网角斗士和九个追击角斗士，绳网角斗士的手里拿着三齿叉和绳网，追击角斗士的武器则是盾牌和短剑。角斗的时候，绳网角斗士就是用这种绳网去捕捉追击角斗士，如果追击角斗士没有被网罩上，他们就可以追击逃开去的绳网角斗士。

在这九对人后面是三十对正式的角斗士：他们分成三十人一队进行角斗，就象是一场小规模模仿真正战斗的演习。在这六十个角斗士中，三十个是色雷斯人，另外三十个是沙姆尼特人；他们全是漂亮、年青、身材魁梧、强壮而又勇敢的人。

骄傲的色雷斯人用弯曲的短剑作为他们的武器；一手拿着不大的、前面略微隆起的正方形盾牌，他们的头上戴着没有面罩的头盔；这全是他们本民族的武装。他们全都穿着鲜红色的短衣，他们的头盔上飘拂着一对黑色的羽毛。三十个沙姆尼特人的武装也和他们本民族战士的武装一样：笔直的短剑，不大的、有面罩和帽翼的头盔，小小的正方形盾牌；铁制的护手，盖住了没有盾牌掩护的右手，最后是一片铁制的护膝，遮住了他们的左腿。沙姆尼特人都穿着淡蓝色的短衣，他们的头盔上飘着白色的羽毛。

行列的末尾是十对穿白短衣的蒙面角斗士；他们的武器只是短短的匕首，那与其说象短剑还不如说象普通的小刀，他

们头上的头盔附有一种不开眼的面罩，面罩上钻着些很不规则而且是很细小的望孔。这二十个不幸的人，将要被人推到角斗场上，好象捉迷藏一般地互相角斗，他们可以长久地娱乐观众，引起一阵阵的哄笑，直到打手用烧红的铁条把他们赶到一块儿，使他们互相斗死为止。

角斗士的行列在斗技场上绕了一遍，向两位执政官高呼致敬以后回到拱房里去了。在那象银子一般闪烁发光的角斗场上，就留下了两个面对面站着的人：鱼网角斗士和鱼盔角斗士。

一切都顿时静寂了，观众的眼睛注视着那两个准备厮杀的角斗士。那个鱼盔角斗士是一个金发的高卢人，身材高大，容貌俊美，显得强壮而又灵活。他的左手拿着一个不大的盾牌，右手握着一把阔刃的短剑，头上戴着一顶铜盔，盔顶装饰着一条银子雕成的鱼。那个鱼网角斗士的武器只是一把三齿叉和一张鱼网。他穿着一件普通的淡蓝色的短衣，站在离开鱼盔角斗士二十步以外的地方，似乎正在考虑，怎样才能巧妙地用鱼网把鱼盔角斗士罩住。鱼盔角斗士伸出左脚支持着微微向前倾的身子，几乎把短剑放到右面的大腿旁边，等待着对方的进攻。

突然，鱼网角斗士拼命向前一跳，落到离鱼盔角斗士几步远的地方，象闪电那么迅疾地向对方撒出了鱼网，接着就向鱼盔角斗士猛扑。鱼网角斗士知道自己的进攻落了空，立刻飞也似地逃走。鱼盔角斗士急忙追了上去，但是鱼网角斗士比较灵活，他绕了一个圈子又回到鱼网那儿，而且把它拾了起来。他刚刚站直身子，鱼盔角斗士就追上他了，高卢人正准备给他一下致命的打击，鱼网角斗士却突然转过身子，向对方迎头撒出

了鱼网，但是鱼盔角斗士赶忙向下一伏爬出鱼网，迅速地跳了起来，这时候鱼网角斗士的三齿叉已经刺了过来，可是尖齿只是在高卢人的盾牌上面擦了一下。这时候，鱼网角斗士只得重新拔脚飞逃。

观众开始发出不满的喧闹：他们认为一个还不会巧妙地撒网的角斗士竟敢出场参加角斗，那对他们简直就是侮辱。

这一次，鱼盔角斗士不但不去追赶鱼网角斗士，反而折到能够等到他的对手的一边，而且停留在离鱼网只有几步远的地方。但是鱼网角斗士识破了这一计谋，他赶快沿着角斗场的“岭墙”飞也似地跑过来。当他跑到凯旋门那儿时，突然纵身跳过“岭墙”，落到斗技场的另一面，离开自己鱼网很近的地方。可是鱼盔角斗士早已等候在那儿了，他扑向他的对手，开始用短剑刺下去，于是几千个声音疯狂地喊道：

“杀死他，杀啊！杀死鱼网角斗士！杀死这个没有用的家伙！杀死这个胆小鬼！杀啊，杀啊！送他到阿凯伦河旁去捉青蛙！”

被观众的高喊所鼓舞的鱼盔角斗士，继续对鱼网角斗士进行攻打，脸色惨白的鱼网角斗士努力不让对方接近他，一面挥舞着三齿叉绕着鱼盔角斗士团团打转，紧张地施出所有力量，想趁机抢起自己的鱼网。

突然，鱼盔角斗士举起左手，用盾牌挡开了三齿叉，一下子钻到对方跟前，正当他的短剑对准鱼网角斗士的胸膛刺过去时，却不料鱼网角斗士已抡起三齿叉向他的盾牌狠命刺了一叉，直向自己的鱼网扑去，但是他的动作还不够灵活和迅速：鱼盔角斗士的短剑已经一下子刺伤了他的左肩，鲜血顿时象喷泉一般迸射出来。但无论如何，鱼网角斗士还是带着他的

鱼网逃开了，他跑了几十步，就转身对着鱼盔角斗士大声喊道：

“一点儿轻伤！没有关系！”

接着，他开始高声唱道：

来啊，来啊，漂亮的高卢小伙子。

我找的是鱼，并不是你……

来啊，来啊，漂亮的高卢小伙子！

歌声刚一停，看台上就爆发出一阵快活的哄笑。鱼网角斗士的狡猾的计策获得了成功：他赢得了观众的同情；四周发出了一阵阵的掌声，这是观众在赞扬这一受伤、流血、手无寸铁的人。他那求生的本能暗示着他：必须在这时候鼓起勇气来嘲笑和侮辱对方。

被嘲弄激怒了的高卢人心中燃起了嫉妒的火焰，因为观众的同情现在已显然转移到对方身上去了，他恶狠狠地向鱼网角斗士扑了过去。但是鱼网角斗士向后跳了几步，他一面灵活地避开对方的打击，一面高声喊道：

“来啊，高卢人！今天晚上我要给和善的卡隆送煎鱼去呢！”

这一新的嘲弄更加激起观众的哗笑，同时使鱼盔角斗士的进攻变得更加猛烈了。但是这一次，鱼网角斗士非常成功地抛出了自己的鱼网——他的对手终于被鱼网罩住了。观众发疯也似地鼓起掌来。

鱼盔角斗士竭力挣扎着，但他却愈来愈糟地被鱼网缠住了，观众发出一阵阵高声的哗笑。鱼网角斗士飞也似地跑到三

齿叉那儿，把它举了起来，一面往回跑一面高叫：

“卡隆一定有鱼吃了！卡隆一定有鱼吃了！”

但是，当鱼网角斗士跑近自己对手的时候，高卢人已经拚着死命用强有力的大手撕破了鱼网，接着鱼网落到他的脚上，他腾出了自己的双手。他现在已经可以迎接敌人的攻打，虽然他的双脚还不可能移动。

观众又开始大声鼓掌。他们紧张地注视着双方所采取的每一个动作和每一种手段，因为任何一方偶然的差错都可以决定角斗的结局。鱼盔角斗士刚刚把网撕破，鱼网角斗士已经跑近了他的对手，觑中机会用三齿叉狠狠地刺了过去。鱼盔角斗士用盾牌用力一挡，竟使盾牌裂成了碎片。但是三齿叉还是刺伤了他，鲜血喷了出来——他那没有遮护的臂膀上一下子出现了三处创伤。但几乎就在这一刹那间，他用左手拉住了三齿叉，把全身的重量都压到他对手的身上，他那短剑已经有一半刺进了对方的右腿。受了重伤的鱼网角斗士抛弃了落在他对方手中的三齿叉转身就逃，他的鲜血染红了角斗场。但他只跑了四十来步，两膝一屈，便仰天倒在地上。鱼盔角斗士由于用力过猛再加上本身的重量也跌倒在地上了，接着，他赶忙爬起来，拉开脚上的鱼网，向已经倒在地上的对手扑去。

在场这角斗的最后几分钟之内，观众又发疯似地鼓起掌来，一直到鱼网角斗士用左肘撑起身体，用他死人一般白的脸转向观众才止。他已经准备大无畏地、泰然地去迎接死亡，他现在之所以面向观众要求他们决定他的命运，倒不是希望他们救他，只不过是按照惯例罢了。

鱼盔角斗士用脚踏住了对方的身体，把短剑对准了对方的心窝；接着，高卢人为了弄清楚观众的意图，抬起了头，用他

的目光向斗技场四周看了一遍。

约莫有九万以上的观众,包括男人女人和孩子,把右手的大拇指往下一按:这是死亡的信号。另外有不到一万五千个好心肠的观众,却举起右手,握紧拳头,弯着大拇指——这是他们愿意让打败的角斗士活命的信号。

在这九万名对角斗士作死亡判决的观众中,也有圣洁而又仁慈的贞女,她们也要欣赏不幸的角斗士的惨死情景,使自己的欲望得到无罪的满足。

鱼盔角斗士已经准备一下子结果对方的性命,不料鱼网角斗士突然抬起身子攥住短剑,用力刺进自己的心窝,直到胸脯上只留下一个剑柄。鱼盔角斗士连忙拔出那上面已沾满了热气腾腾的鲜血的短剑。鱼网角斗士的身体在剧烈的痛苦中痉挛地弯曲起来,他用那非人的可怕声音喊道:

“万恶的罗马人!”接着,他倒在地上死了。

二 角斗场上的斯巴达克思

观众发疯也似地鼓起掌来。接着就开始评论刚才这一切角斗。斗技场上发出了十万人的轰响。

鱼盔角斗士回到拱房里去了，扮普鲁顿、梅尔库里斯的人和场里的打手从那儿走了出来。他们先用烧红了的烙铁把鱼网角斗士的尸体烙了两次，确定他已经死了，然后再用长长的挠钩钩住了尸体，从角斗场上穿过死门把它拉了出去。接着，他们从几个小口袋里倒出亮晶晶的粉末来（那是用罗马附近提伏里石矿里开出来的大理石磨成的细粉），撒在那一大摊鲜血上面；于是，角斗场在太阳光的照耀下又开始象银子一般闪闪发光。

观众拍着手喊道：

“苏拉万岁！”

“我已经抛弃了权力，离开了事业，但你们还是把我当作你们的主人！下贱的家伙，你们只配永远做奴隶！”

“啊，苏拉，并不是每个人生来只配做奴隶的，”苏拉的随从中有一个人坐得离他不远的贵族大胆地反驳道。

这位无畏的人，叫做卢齐乌斯·谢尔盖乌斯·卡提林纳。当时他二十七岁。

卢齐乌斯·考尔涅里乌斯·苏拉听了卡提林纳的大胆的话，就向他那边转过头去答道：

“可是卡提林纳，你以为怎么样？在罗马城里，象你这样勇

敢、象你这样心胸开阔、能把种种美德和罪恶兼收并蓄的人又有几个呢？”

“啊，光荣的苏拉，”卡提林纳答道，“我可不能站在象你这样伟大人物所站的高处来品评人物和估量事情。我只知道自己生来喜爱自由，决不能忍受任何束缚，我可以老实告诉你——我憎恨暴政，即使这种暴政戴上仁慈宽大的假面具，借用为祖国造福的名义，以伪善的面目出现。

“那么究竟是为了什么缘故？”苏拉带着好容易才看得出来的嘲讽的微笑，平静地问道，“究竟是为了什么缘故您不把我告到自由公民的法庭上去呢？我已经辞去了独裁者的职位。你究竟为了什么不去控告我？为什么还不请求法庭清算我以往的行为呢？”

“那是为了我不愿意再见到暗杀和丧葬，这已使罗马在这十年来变成一片黑暗……可是我们不必谈论这一点了，我的意思并不是要责怪你：你也许犯过不少错误，但同时你也立下了不少光荣的战功，回想一下吧，几个月以前，你在元老院当着全体元老自动解除了权柄、遣散了仪仗官和卫兵。当你和你的朋友一起回家的时候，突然有一个不知名的青年开始凌辱和诬蔑你，说你怎样攫夺了罗马的自由，怎样残杀和抢掠罗马公民，怎样变成了他们的暴君！啊，苏拉，你一定会承认说那番话的人必须具有不屈不挠的勇敢精神，因为你只要做一个手势，就会立刻使这位勇士付出他的生命作为毁谤你的代价！但你当时对他真是宽大得很——你没有惩办他。但是你一定同意我的意见：如果我们这儿还存在着能够这样行动的无名青年，——我觉得很可惜，不知道他是什么人——那就有希望：我们的祖国，罗马共和国，还能挽救！”

“唔，自然罗，那是一种勇敢的行动，我永远赞赏勇敢的精神，我永远喜爱大胆的壮士。我不愿意对这样的勇士进行报复，因此我忍受了他对我的一切毁谤和诬蔑。可是卡提林纳，你知道这位青年的行动和言语产生什么样的结果吗？”

“什么样的结果？”谢尔盖乌斯·卡提林纳用探询的目光，对在这会儿变得阴沉了的独裁者的眼睛注视了一下，问道。

“从此以后，”苏拉答道，“那些能够攫取到共和国政权的人就谁也不愿意再把它交出来了。”

卡提林纳低下头，踌躇了一会儿，接着，振作了一下，抬起头来说：

“难道还能找到那种能够而且愿意攫取最高政权的人吗？”

“唔……”苏拉露出嘲讽的微笑哼了一声，“你看见这批奴隶吗？”他指着在斗技场看台上一排排坐得满满的公民，“奴隶可不少啊……那就一定找得到主子。”

上面这番对话是在成千上万观众暴风雨一般的掌声中进行的。观众被角斗场上绳网角斗士和追击角斗士之间的流血搏斗迷住了，这场角斗很快地以七个追击角斗士和五个绳网角斗士的死亡宣告结束。其余幸而活命的角斗士负着伤，流着鲜血，离开场子进了拱门下的房间，但是观众却发疯也似地鼓着掌，哄笑着，互相兴高采烈地开着玩笑。

当鞭打奴隶的工役把十二具尸体拉出了斗技场，而且把场上的血迹消灭得干干净净的时候，范莱丽雅对坐在离她不远的苏拉仔细地注视了好一会儿，她突然站了起来，从后面走到独裁者身边，她从他那件希腊式外套上抽了一根丝线。惊奇的苏拉立刻回过头来，他那兽性的眼睛闪闪发光，开始打量这

位碰他的美人。

“不要发怒，独裁者！我抽下这根线来是为了想分享你的一丝幸福。”范莱丽雅露出迷人的微笑说。

她向他尊敬地打过招呼，按照当时的风尚把手举到嘴唇上，然后向自己的座位走了回去。苏拉已经完全被她那亲密的话谄媚得飘飘然了，他很有礼貌地向她鞠了一躬，接着回过头去，用长久的注视伴送着这位美人回去，在他的注视中流露着极其殷勤恳切的神情。

玛尔古斯·克拉苏正坐在一位极其美丽的希腊姑娘附近的位置上，这位姑娘叫做爱芙姬琵达，从她身上的装束看来，就可以认出她是个希腊女人。首先使人注目的，就是她那修长而又结实的美丽的躯体。她的腰是那样的细柔，仿佛用两个手指就可以把它整个儿箍起来似的。那张令人吃惊的、象雪花石膏一般洁白的极美妙的脸，泛出了可爱的红晕。优雅的前额上面，罩着火红色的极柔软的头发的。两只象海波一般蔚蓝、杏子一般的大眼睛，燃烧着淫荡的火焰，发出使人不可抗拒的魅力。一个略微向上翘的、线条优美的小鼻子，仿佛使流露在她容貌间的那种大胆勇敢的神情，变得更加显著了。在那两片微微张开、湿润而又肉感的红唇之间，闪烁着两排雪白的牙齿——那是真正的珍珠，似乎正与那浮现在她小巧的圆下巴上的迷人的小涡争奇斗艳。雪白的脖子，好象用大理石琢成。匀称的双肩，可以和神后朱诺媲美。有弹性的高耸的胸脯，丰满得使轻薄的披风遮掩不住它，但这反而使希腊姑娘显得更加诱人。她那赤裸的轮廓分明的手臂和脚掌，纤小得就跟孩子的一般。

这位姑娘还不到二十四岁。她生得非常美又打扮得极其

华丽，她的身上没有一处不是具有极大的诱惑力和魅力。似乎，巴福斯的维纳斯也要从奥林比斯山上降下，用致人死命的注视来欣赏一下她那绝世的美丽了。

当荷尔顿西乌斯走到克拉苏的身边，克拉苏的整个魂灵儿已经飞到那位迷人的姑娘身上去了。那位美人显然感到有些无聊了，恰巧在这时候张开小嘴打了一个呵欠，她用右手不断地抚弄着那颗在她胸脯上闪闪发光的青玉星星。

“你好，玛尔古斯·克拉苏。”荷尔顿西乌斯把他从恍惚状态中惊醒。“你大概正在一心一意地观察星星吧？”

“我对赫克里斯起誓！正好给你猜中了，”克拉苏回答。“这位是……”

“这位？哪一位？”

“就是在上面的那位希腊美女呀，她坐在比我们高两排的座位上……”

“哦！我也看到她了……这是爱芙姬琵达。”

“爱芙姬琵达？你在说她什么？”

“没有什么。我只是把她的名字告诉你罢了……她确实是希腊人……一位名妓……”荷尔顿西乌斯在克拉苏身边坐下来。

“名妓？按外表看来却是一个真正的女神，简直就是维纳斯！……我向赫克里斯起誓，对那位赫赫有名的朱庇特的美丽女儿，我再不能想象出另一个更完美的化身了。”

此时，突然传来了一阵喇叭声。这是角斗开始的信号：三十个色雷斯人和三十个沙姆尼特人已经列好队伍，准备互相厮杀。

话声、喧闹声、哄笑声顿时停止了，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

到角斗士的队伍那儿去了。角斗双方的第一阵接触就是可怕的：在笼罩整个斗技场的极度静寂中，只听见一阵急骤的、短剑砍在盾牌上的铿锵声。断裂的羽毛以及头盔和盾牌的碎片在角斗场上乱飞。激动的角斗士们沉重地喘息着，一阵紧接一阵地互相砍杀着。角斗开始后还不到五分钟，角斗场上已经洒下了鲜血：三个角斗士倒在地上在垂死的痛苦中挣扎着，别的角斗士在他们的身上践踏者。

角斗士的队列变得愈来愈稀疏，而鼓掌声和激励的喊声却愈来愈紧密了。

经过一小时以后，角斗差不多就要结束了。在整个角斗场上，五十个已经打死或者受到致命伤的角斗士东倒西歪地躺着，快要死去的角斗士在垂死的痛苦中抽搐着，发出一阵阵的刺人肺腑的惨叫。

对沙姆尼特人下注的观众，显然认为他们完全有了胜利的把握。七个沙姆尼特人正紧紧地围住了三个幸而活下来的色雷斯人；那三个色雷斯人正背对背地站在一起，形成一个三角形，猛烈地抵抗着在力量上占绝对优势的沙姆尼特人。

在这三个还活着的色雷斯人中间，有一个叫做斯巴达克思。他那阿提拉斯一般的身材，他那强壮的肌肉的惊人力量，他那体形极其匀称的躯体，以及不可摧毁与战胜的英武气概，无疑地，一定会使他变成一个杰出的人物，这在体力和强毅的性格成为一个人在生活中获得重大成就的主要条件的时代中更是如此。

斯巴达克思已经满三十岁了，在他的身上，所有刚才提到的那些显著特征，是与他不止一次出色地证明了、对他这样社会地位的人来说很少有的高深的学识、卓越的思想、崇高的